

恆美之路

醫學七 陳彥誌

反覆抽吸著針筒，我的手在發抖，額頭上冒出無數細小的汗珠。
慘了，沒有回血。

沒入皮下的針頭像疲憊困頓的旅人般尋覓汨汨泉源，但觸目所及均是乾癟筋肉，連一滴水也榨淨不出。我緩緩退出了針，冷硬的鋼針若有情，想必也將低垂雙目，面色凝沉。

「好痛啊，你到底會不會？」「可不可以不要再試了，找護理師來好不好。」遭遇此類批評或要求，甚至被家屬「請」出病房，皆算意料中事，都還能夠承受。最怕的，是經過漫長的兩針嘗試，沈默不帶表情，只是靜靜地，瞧著我的那群病人。我無法判斷他們的平靜目光裡蘊含的是指責還是諒解；未曾抽動的嘴角代表的是對於痛的認受度高於常人，還是對日復一日、無窮無境的抽血檢查表明的放棄態度；不曾退縮分毫的前臂是因為早已遭逢更多遠勝於此的苦痛與悲涼，所鍛鍊出的堅強；還是鎮日身癱在床，遠眺窗外——若有幸能被安置在靠窗的位置——晴雨變換，季節遞嬗，出院日期卻始終遙遙無期，月復一月，年復一年，終於演變成爲的心死？他們或許早已對我感到麻木，我卻始終無法對他們漠然。好幾次瞄準他們沈疇已久的軀體上，其中一條蜿蜒爬行著，因為接受太多次注射或者因藥物影響早已變得脆弱的伏流，下針。失去彈性的血管卻在堅硬的鋼針碰觸後瞬間偏移，外表還看得見，皮下早已失去了蹤跡。面對這樣失敗的採血過程，他們毫無抱怨，我萌生出的濃稠罪惡感卻卡住了喉嚨，咕噥一句沒有人聽得見的「對不起」，忙亂收拾殘局，低頭退出帘幕。只覺得自己無力改善病人困境，還平添磨難。

置放尿管能舒緩飽脹的膀胱；傷口清創能剷除惡臭的腐肉。抽血對病人而言，痛苦同樣直截了當，好處卻不甚明白。也因此，鎮日清晨推著抽血車，推開一間間沉重的房門之際，我心中總是充滿壓力。即使在心中擔憂過百次，我還是躲不掉病人的質疑，逃不開深鎖的眉心。它們都終將在我心中烙下深深印痕。

「我之前才抽過啊！為什麼今天還要再抽？」

「醫生，好痛啊！你到底抽好了沒有！」

對不起，我只是值班的實習醫生，我只能聽命行事。

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讓你挨第二針的。

對不起，我下次會練得更好……

我一面於腹內反芻這些說不出口的道歉，一面完成了一個禮拜總有三次，推著採血車逡巡在乳白色甬道跟幽暗病房間的旅程。我始終相信在養成時期親自到末端執行這些被認為是技術面的雜事，對體會病人的恐懼與苦痛有莫大幫助。醫生的培育如果淪為僅著重知識面與專業技藝，終將變得鈍於感受「人」的溫度。往後，我們越爬越高，就越難回頭重拾這些珍貴的日子，這些能好好坐在病人床沿，問他昨晚睡得好嗎，一面用指尖戰戰兢兢在手臂上摸索可以汲取的暗流，深怕稍有閃失便會使自己深感愧疚的日子。

因此，即使再感壓力，即使再不情願，我仍願意從被窩中爬起，推著車，穿過那一條從護理站到病人床沿，實無幾步之遙，卻無比漫長的恆美之路。